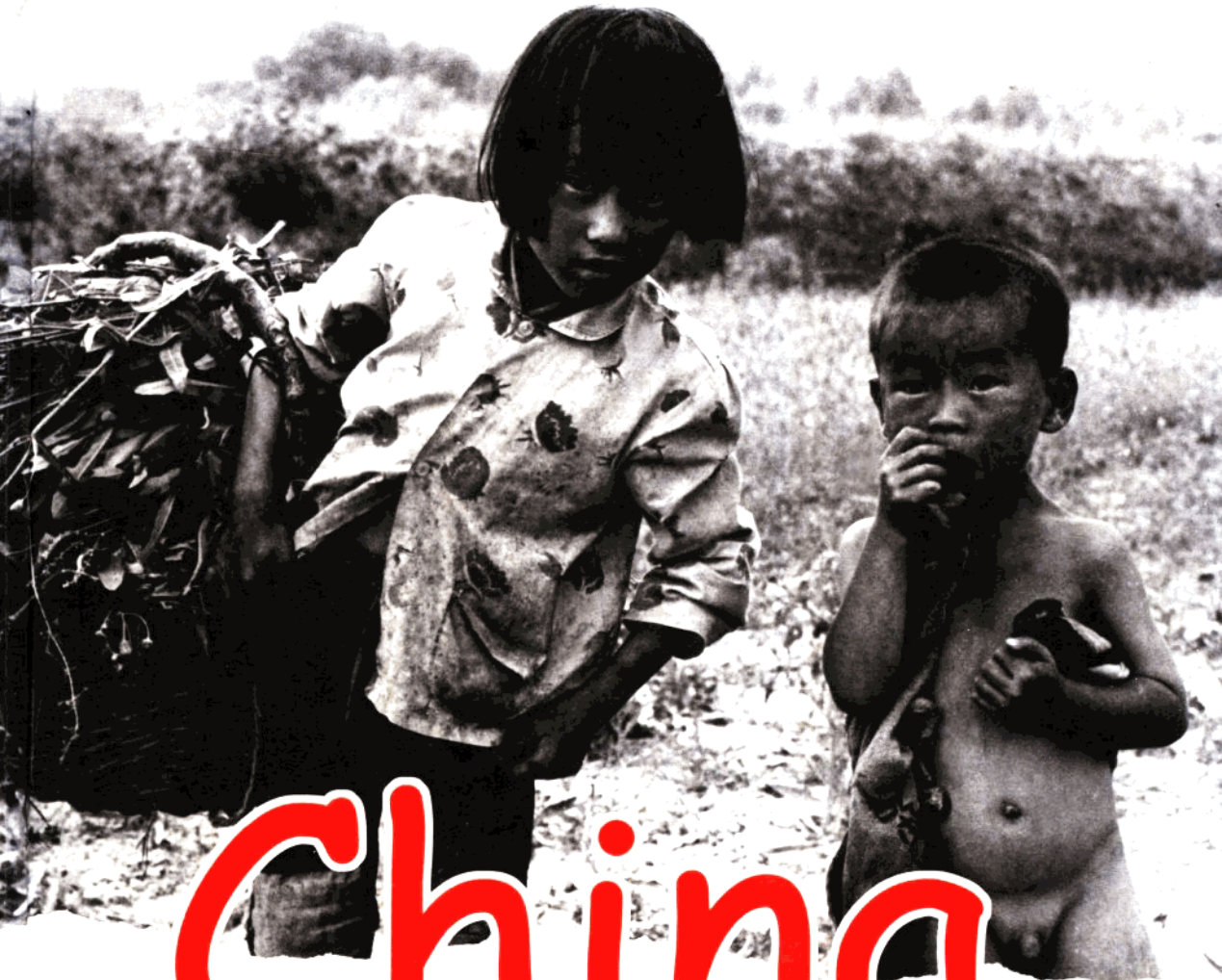




China

Stories

当代中国纪实摄影

CONTEMPORARY CHINESE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中国故事

目录Catalog



第一卷

- 周明
国铁一号走向末路/1~6
一个生活在美国家庭中的中国弃儿/7~10
- 叶伟华
洋教师在肇庆/11~16
光仪大屋/17~24
- 张新民
深圳8.10股潮/25~30
九十三家房客/31~36
荡悠在高楼间/37~42
- 范雪冬
感受坚强/43~46
- 郭盖
木屋中的艺术情侣/47~54
从“眼镜蛇”的声音到玉指缘的美甲/55~58
- 赵铁林
纪明文和他的小伙伴们/59~64
阿V姑娘的日子/65~74
琼州海峡打鱼人/75~78
售书人李拐子/79~84
- 周浩
十六岁/85~90
土法冶炼/91~96
最后的麻风村/97~102
长角苗的故事/103~110
- 杜殿文
北京私立京华学校/111~120
- 袁冬平
紫禁城下/121~126
精神病院/127~134
穷人/135~144
- 蒋建雄
柳州的摩托/145~148
- 钱捍
1+1=6/149~162
收破烂的诗人/163~166
黄岛油库大火/167~170
- 高林胜
跨越四十年的中日戏剧交流梦/171~174
- 柳军
“蚊虫王国”戍边人/175~178
穿越青藏高原/179~182
奔向玉树雪灾区/183~186
巡逻吾甫浪/187~190
- 吴正中
波螺轴子路/191~196
为爸爸撑起生命的春天/197~200
一个世纪老人的故事/201~204
滑板小子/205~208
崂山大院——青岛最后的棚户/209~216
郭素爱和22个弱智儿/217~222
母爱的奇迹/223~226
- 于全兴
最后的阳光/227~232
福利院里的洋阿姨/233~236

STORY 中国故事

第二卷

- 任琴
最后的“金莲”/237~244
硝烟散去/245~254
- 刘启后
圣洁的疯狂/255~262
- 王杰
洁妮、杰茜与她们的中国爸爸妈妈/263~266
- 黑明
走过青春/267~278
- 杨秉政
顿珠和他的希望小学/279~282
北京的地摊/283~286
雪域高原养路人/287~290
- 周海
工业的沉重/291~296
采煤工/297~302
- 王飞龙
微山湖上最后的船校/303~306
生命在升华/307~310
几度冷热话皮影/311~314
- 吴惟
今日红军战士/315~318
- 宋布军
生活在越南的越南难民/319~324
画商杨啸/325~328
- 林慧
天津女监印象/329~334
- 余海
学琴路上/335~340
- 孙京涛
麻风病院的故事/341~348
幸福路·永定门/349~362
泰山挑夫/363~368
- 彭红军
山村接生婆/369~372
- 赵震海
矸石山上捡煤人/373~378
- 焦波
俺爹俺娘/379~388
哈巴雪山上的背矿人/389~394
山村摄影师/395~398
京城最后的背粪工/399~402
- 李建泉
圣诞老人走进北京胡同/403~406
榆林庙会/407~410
- 郝军 施乾元
让我们唱和你生命中最后的歌/411~414
生命的枯荣与色彩/415~418
- 杨延康
麻风病康复村/419~424
特等荣军的义工“儿子”/425~428
回归儿童村/429~432
- 邓勃
雷州“冥府银行”/433~436
一个女人和600个孩子/437~442
小女孩蔡小娴的悲欢故事/443~448
哭泣的村庄/449~452
这一天所有的人都美丽/453~458
乡村木偶戏风光不再/459~462
- 谷永威
最后的血民/463~466
芭蕾在中国/467~472
泉边人家/473~476
父亲/477~482
- 刘海峰
董家园子的人们/483~488

目录Catalog

第三卷

- 黄文
京城“警花”/489~494
眼镜蛇乐队/495~498
修行/499~504
学京剧的孩子/505~510
- 张左
40岁的下岗女人/511~514
- 柴继军
目击乡村直选/515~518
- 黄秉义
并州商战/519~522
- 李新亭
妈妈教给我一首歌/523~526
为天安门广场采石/527~534
- 李志雄
海鸥老人的故事/535~538
- 刘新亭
木板撑起弯曲的腰/539~542
- 姜健
“高干”病房/543~548
- 邬志斌
大墙内的演出队/549~554
“硬卧车厢”/555~558
- 刘泉龙
回民村的老人们/559~562
- 居扬
丢丢/563~570
- 杨勤
一座老式造瓦工场/571~574
- 赵茂平
外地民工/575~578
- 陈锦
四川茶铺/579~588
云中的梵呗/589~598
- 邹绍信
山区民办教师/599~602
- 黄伟斌
舞狮的孩子/603~610
- 吴万生
花季舞蹈/611~614
- 黄利平
黄河滩区/615~626
豆子/627~630
苏家屋子和他的主人/631~634
- 曾璜
离家的孩子/635~642
乡计生助理员姜淑琴/643~646
- 王福春
火车上的中国人/647~654
- 黎文
漂流雅鲁藏布江/655~660
- 吴久灵
乌江纤夫/661~668
- 刘文忠
黄河口边护鸟人/669~672
- 任锡海
学书法的孩子/673~676
十号大院的故事/677~686
老房办学/687~692
沉重的爱/693~696
- 王曙
先生/697~700
- 李楠
盲孩子/701~708
宽沟背铝人/709~714
- 李江树
田惠平与“星星雨”/715~720
北京人的生活/721~726



STORY 中国故事

第四卷

- 于德水
乡村“吉普赛”/727~730
民工潮/731~734
当年知青回乡来/735~740
- 鲁少河
中华武术看少年/741~744
黄河断流后的思索/745~748
黄上塑深情/749~750
袁静华和她的家庭聋儿语训学校/751~754
- 王大斌
针针都扎进了“龙脉”/755~762
大白菜爱国菜/763~766
大连驾校学车族/767~774
- 梁达明
三个同命相连的女孩儿/775~778
- 李太行
小胖墩的烦恼/779~782
- 吴淼
众志成城锁乌龙/783~788
征服无人区/789~794
- 陆杰
上海最后的“穷街”/795~802
给水站的故事/803~808
一只手撑起一个家/809~814
- 于先云
20小时跨省大营救/815~818
- 解海龙
希望工程/819~830
- 颜长江
民间弱智学校/831~834
迎接/835~840
春祭/841~844
- 曾秉会
出黑板报的张老汉/845~848
- 梁耀钧
“大车”与伙计/849~852
- 朱清河
城市边缘/853~858
- 邱焰
传销噩梦/859~864
马钱钱与吕倩卡/865~868
劫后重生/869~874
- 陈远忠
死亡·食物·挽歌/875~880
乞讨生命/881~886
- 张磊
代理妈妈/887~890
- 王立强
北京“垃圾村”/891~894
- 王景春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895~902
大海中的一条船/903~908
- 傅振祥
列车下的洗衣房/909~914
漂泊的人们/915~920
- 姜林伟
北京有所民工子弟学校/921~926
- 胡伟鸣
三峡儿女别故土/927~930
“诺亚方舟”上的来客/931~934
走出昨天/935~940
汉正街上的扁担/941~944
都市乡客/945~948
- 周寅杰
押运兵/949~954
- 宋刚明
戒毒女/955~962
折折叠叠千纸鹤能载几多悔/963~966
- 景广平
虎跳峡里的异国恋情/967~972
- 慕辰(丁东妹)
圆明园艺术家村/973~984
- 陈丰
在田野上呼吸/985~992
一个工作室的发展道路/993~1000



任琴

任琴，女，《云南日报》主任记者。1950年出生于北京，后随父母迁往云南省昆明市。1969年于中缅边境的瑞丽县下乡插队三年；1971年招进云南日报社，先后当过印刷工人、校对、副刊编辑，1984年做摄影记者至今。

1997年4月，被云南省人民政府授予“云南省先进工作者”称号；

1996年9月，摄影作品《拔河》获第19届亚太地区摄影比赛大奖；

1997年1月，《拔河》再次获得第4届“亚洲风采”华人摄影比赛特别奖；

1998年10月，获得第三届范长江奖提名奖。



▲ 每天清晨，六一村的小脚女人们结伴而去，到村头晨练。

最后的“金莲” zuihoudejinlian

摄影 / 撰文 任琴

裹脚起源于五代南唐后主李煜这个能诗善赋的风流天子，他命宫嫔以帛缠足，使双脚纤小上屈作新月状，再穿上素袜在高六尺的莲台上翩然起舞。这一舞，便舞出了近千年中国妇女的辛酸血泪和屈辱历史。难怪胡适把八股文、鸦片和裹脚列为旧中国三大病症。

云南虽然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但到明代汉族大量迁入，妇女缠足的习俗也带到了云南。通海县是当时的交通要冲，手工业发达，商业市场繁荣，加上妇女多在家纺织或从事家务劳动，因此缠足之风很盛。由于历史的原因，通海县至今仍健在的上千位小脚老太太，就成为中国最后的小脚群落，同时也是这一历史的最后见证。

裹脚令妇女们行走吃力，给她们的生活带来无穷的辛酸和痛苦。而今天，晋率全国之先成立了老年体育协会的六一村，成了远近闻名的“金莲村”，各项活动开展得热气腾腾，有声有色：“老年迪斯科”和着时代的节拍；“钓鱼舞”展现民族风采；“小脚地掷球”经常参加全国性比赛，所取成绩让人们惊叹不已。全村的裹脚老太太借着富有时代色彩的健身方法，摆脱了过去裹脚的痛苦，舞出最后的人生辉煌，洋溢着令人感动的生命力和幽默感。



■ 这张正襟危坐的相片，老人说要拍了今后挂在儿子的正屋里。

九重阳,又逢敬老节,天上虽然下着小雨,村公所的内院里可是热闹成一片:老年协会办了一百二十多桌的宴席,全村55岁以上的女人和60岁以上的男人都来吃饭,每桌8人,十几个菜,吃一天。饭桌上的很多老人胃口都特别好,给人一种吃了今年不知明年的感觉。

我一看,八九十岁的老人还不少,并就此认识了肖秀香、浦富元、王燕元、王燕琼和王肖氏等几位老人。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成了她们各家的客人。

属猴的肖秀香今年79岁,丈夫周从应大她4岁。老太太给我讲起了她的故事:

“我3岁死了娘,父亲讨了晚娘,对我不好,只有住在外婆家,舅舅、舅母都心疼我,他们是栽田种地的人,我能吃饱饭,没受过什么苦。记得是外婆给我裹脚,当时我才6岁,小时候脚疼不疼也没有印象了。外婆的小脚裹得特别好看,她也好好地给我裹,个个都说我这双脚裹得周正呢。”

“记得我十多岁时,兴放脚,我就天天躲在家里,哪里都不敢去。有一天出门打酱油,听见两个男人在说:瞧,这个小姑娘是个小脚。我拿着酱油碗没命地往家跑,进门碗里的酱油也没完了,赶快躲上楼,把裹脚布放开,穿上袜子,等着有人来罚款——我这双脚硬是躲着裹小的。那些年女人都裹脚,只觉得周围的女人脚小才好看。裹脚的女孩,家里好过些的才会裹得好,穷人家的裹不得小,因为要下地下田做活,时裹时放。”

肖秀香老太太说的放脚,是在1913年。当时通海曾在县城女子小学堂成立“天足会”,号召成年妇女放足,幼女不再缠足,但收效不大,缠足陋习依旧。到了1931年,县里奉令成立了“天足委员会”,各区成立“天足分会”,宣传缠足的危害,天足的好处,布告全县,明令规定缠足者无论年龄大小均要放足,未缠足的不得再缠足,县城、集镇还为此设卡检查。这样,才刹住了幼女缠足的风气,已经缠足的年轻妇女也大多数放了脚。但也有极少数家长仍强迫女儿裹脚。1950年以后,当地缠足的陋习才彻底消除。

看得出,四世同堂的老两口是一对恩爱夫妻,肖秀香和我说话的功夫,周从应一直笑咪咪地坐在一边。老太太参加老体协有四五年了,一开始只是老伴去,她害



▲ 每一个院子里都装着历史,走进就能听到这些小脚女人的故事。

► 小脚的天伦之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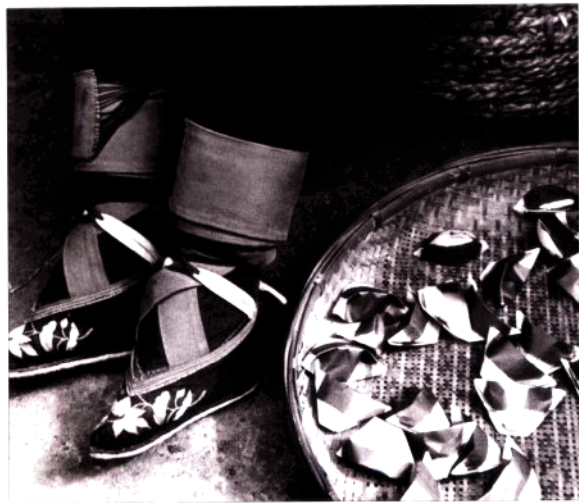




▲ 一针一线，这一辈子不知做了多少双这样精美的鞋。



▲ 四个脚指头都被折到了脚底板，儿时裹脚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喊了多少声妈。



▲ 王肖氏没事时就叠元宝。她的一双小脚裹得十分周正，但却没少吃苦。

着不好意思，后来也慢慢跟着学，别人都夸她比丈夫还学得快，动作做得又标准，太极拳、太极剑、老年迪斯科……几十个动作都记得住，样样都练得好。几年来身体本没什么毛病的他们，现在更有精神了。

肖秀香手腕戴着上海表，脚上穿着通海鞋厂的小脚皮鞋，拾掇得清清爽爽的，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年届八旬的人。我问老头：“大爹，你当年咋会看上大妈的？”

“还不是她的脚裹得周正么！”一句话道出了那个年代的美观标准。

八十多岁的浦富元老人给我唱了一首“小脚歌”：裹小脚嫁秀才，白面馒头就肉菜；裹大脚嫁瞎子，槽糠窝头就辣子。

老人4岁时妈妈给穿上拢脚鞋，挟住不让脚长大，五六岁裹脚，晚上睡觉都不解开，疼也忍着，因为那时候瞧媳妇要先瞧脚裹得周正不周正，这是尽人皆知的。

当时民间流传的缠足方法，要求裹出的小脚“尖、圆、瘦、小、铁”，和符合“三寸金莲”的标准。小女孩长到五六岁便开始缠足，每天洗脚一次，收紧一次缠脚的布带，洗脚时



▲感情笃深的肖秀香老两口等我为他们拍张合影。



▲不服老的小脚女人一般都要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她们往往还能长寿。

幼女呼痛之声惨不忍闻。缠至十三四岁时，脚背腰骨已折，脚指缠成一柄老姜形。无数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在缠足陋习的残害下，行动变得艰难呆滞。而谁家的姑娘如果裹得一双“三寸金莲”，就有望找得一个如意郎君，父母的脸面也随之光彩倍增。谁家的姑娘要是双大脚，则被人诋为大脚丫头，婚配难找对象。脚的大小成了那个年代衡量妇女外形美丑的重要标志。

说到嫁人，浦富元脸上一下子有了光彩，“坐轿子，两只小脚伸在轿门外；结婚时光陪嫁的鞋就有十几双，每板五六双，圆心地缝在一起……”

老人起身进屋翻出当年穿的各种小鞋，有绣喜鹊的，绣梅花的，有冬天穿的棉鞋，雨天穿的厚底鞋，多数现在都已穿不进去了。

我看着眼前这几指宽的小鞋，心想要穿上还非得“三寸”不可。

老人让我给她拍张照片。她头戴“勒子”（镶玉石的帽子），穿上一双最好看的小鞋，戴上玉镯头。她说这张相片要留做“成福”（过世）后挂在儿子家里。

周富元老人的脚可就没有那么“周正”了，她从“大跃进”说起自己这双放了的脚。“这双脚1958年时要挑土打埂，拔秧薅草，还要上山背矿石；‘文化大革命’时两人踩一架水车，小脚踏得飞快。不干不得吃呀。脚小做什么都不方便，不裹不裹，慢慢就长大了。”

我看那脚，它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脚，但又比一般的要明显小，指关节都是小时候裹脚被缠得变了形。这样的脚，就是放开了一样不好走路的。

王肖氏每天坐在门前用刷了银粉的纸叠元宝，我让她说说自己年轻时的事。



▲虽然是小脚，但屋里屋外的活都是要操劳的。



▲ 可别小看了这四个小脚女人，就是她们这支六一村老年地掷球队，曾屡屡在全国比赛中获得骄人的成绩。以小脚老太太组成队伍参赛，全国只此一家。



▲ 蒲富元老人从屋里翻出当年曾经穿过的小鞋，“不行不行，穿不进！”儿子在一旁也好奇地看着母亲的举动。



▲ 老人们兴致来了的时候也要比比试

老人半天没有抬头。

“年轻时候的事不能说，说起来会心寒呢。眼泪都哭干了（停顿）我丈夫是个独儿子，有五姊妹。我16岁嫁到王家，叫婆婆多少声妈从来都听不见答应。生得三儿三女，36岁守了寡……”

如今一个人过的王肖氏，由三个儿子供奉。笃信佛教的她，一天烧香三次，从不间断。她告诉我，神龛上供奉了药王仙师、寿星公公、财神爷、观音佛祖和毛主席。

女人脚小，出不了远门，这一带的小脚老太太有的甚至还设到过省城昆明。走不远，看得浅，生活中的她们没什么见识，惟一的精神寄托便是信了佛，那份虔诚只为求得来世比今朝过得更好。

走进王燕琼老人的家时，隔壁邻里的几位老太太正在向她讨鞋面花样，得知老人鞋做得好，我也兴趣大增。

“我们老话说：不会做鞋么先做底，不会养儿么先养女。做一双鞋要有将近十道工序：先剪鞋面，再粘花样，绣上花，固好口，纳底、上帮、挂个样，最后还要挑个鞋曳巴……”

如今通海的市面上能买到小脚布鞋小脚皮鞋，但老人们仍然喜欢穿自己做的鞋，那上面绣的小鸟、撒的碎花，针脚密不密，鞋形正不正，让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女人是不是精明能干。

六一村的缠足老人，几乎个个都对自己的小脚非常自豪，赞美之词溢于言表：裹得周正，不瘦不歪，能穿多么小的鞋等等。而那裹脚的疼痛早已被淡忘，留在记忆中的是嫁人的幸福比如坐花轿，还有就是心酸比如土改、1958年的劳动。

不知怎的，相比之下，我低头看看自己的脚一时竟然觉得好像太太太难看了。

同样是女人,生活的轨迹决定了她们的观念,当年裹脚,不裹不行,大家都认为小脚好看,脚小的女人才有男人来讨,所有的人,男女老少的生活都和这小脚有牵连,生活中就是离不开它。

90年代初,村中的小脚女人不落时代步伐,积极开展老年体育活动,一传十十传百,引得多家新闻单位来采访。物以稀为贵,小脚女人们又一次吃香了。那些脚大的老体协会会员因此被冷落,很多人忿忿然心里不平。这些经常外出参加比赛

的小脚女人们,都特地找出最漂亮的小鞋,扎上绑腿,穿上老古式的大襟衣,头戴勒子(帽子),以此为美以此为荣,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报纸版面上,出尽了风头。对这些举动,县里有的领导认为是给通海人出丑,甚至还有不愿意接待外地新闻单位来采访的。

六一村坐落在滇中富庶的杞麓湖坝子,山青水美,空气好,难怪这里的老人多长寿。村里九十多岁的张恩敬老人以此为豪:“我们农村走十家碰不上一家裹

药的,城里走十家九家都在裹药;水是甜的,菜蔬是新鲜的,整天在地里干活,不想吃饭才怪呢!”

这些古稀耄耋之年的小脚老太太,走过了两个时代。从她们的故事里,我们听出了辛酸的眼泪,听出了世道的更迭;她们的脚步虽然缓慢蹒跚,但谁也不能否认,从那些足迹上我们分明看到了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

中国故事



▲ 一年四季,除了农忙,村里的老体协活动从来不会中断,而女人们总是其中最活跃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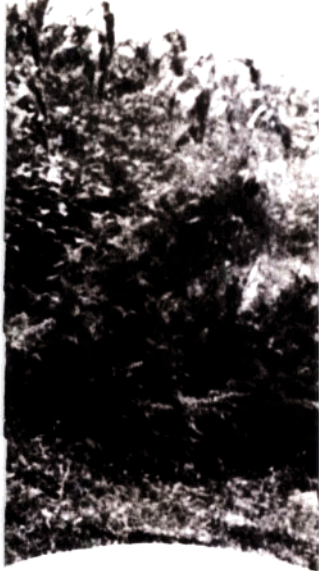
◀ 一双新制的绣花鞋。

▼ 98岁的王许氏(中)如今已不在人世,我为这些五世同堂的女人留下了一张合影。





■ 战争留下了大量的爆炸物。



▲ 硝烟散去的云南文山，不久前在这山里却到处是地雷。

硝烟散去

xiaoyansanqu

摄影 / 撰文 任琴

1993年4月下旬的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播出记者参加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革命老区“七·七”时友团的消息，在这则文山州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时提到：麻栗坡县田蓬村，经历了80年代的战争，87个男人只剩下78条腿……

87!—78?

我们一家人此时再也没了胃口。

在消息的结尾，编辑加了编后语：国家和历史赋予文山人民的担子太重，以至于内地和沿海大搞改革开放的时候，文山人失去了很多机遇……当我们在欣赏少数民族增加的民族服饰和多彩的民族风情时，是否也应该对他们的经济发展给予一定的关注……

这条消息使我整整两天无法平静下来。

他们是怎样被残又怎样生活的？带着再鼓起的勇气，我坐上了开往文山的班车。这一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除大面积雷区中埋设的地雷外，云南边境还遗留了大量的地雷及爆破器材。其数量之大、种类之多、情况之复杂、危险性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仅沿中越边境的地雷数量就达2.7万多个；还有各种反坦克地雷等雷种。此外，战争遗留下来的各类威力炸弹、手榴弹、子弹等爆炸物品，对边境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社会治安也构成潜在的威胁。

文山州地处滇南，国境线长达438公里。曾几何时，“一切为了前线，一切支援前线”是这里的头等大事。硝烟散去，战争遗留问题却久久地困扰着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农业生产。

这一年的初夏，我用了半个月的时间走访了麻栗坡和富宁这两个县的一个乡镇七个自然村。



▲ 陈正芳。

麻栗坡县天保办事处八里河村曾是当年的军事要地。在路上我们碰到一群年轻人扛着钢钎和锄头像是去干活的样子。一问，答“去找钢材！”再一问，在五个小伙子中有三个人都只有一条腿！

绵延的大山曾经到处是战场，掩体、炮弹和钢板挖出来都可以卖钱，金属建材公司的收购汽车就停在路边，从80年代末起，卖废铁似乎成了当地老百姓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人们冒着生命危险上山挖炮弹，卖了买粮食吃。

苗族小伙子王和光当年打仗曾经是个非常优秀的支前民兵，修公路，扛炮弹、抬伤员甚至埋地雷，什么都干过。家里的水牛跑丢了，老父亲托人捎来口信让他回

家找牛，那可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了。找牛的路上他踩到地雷，侧跳卧倒，命保住了，前脚掌被炸飞。由于不是因公负伤，什么荣誉和抚恤都与他无关，那一年他刚满20岁。王和光写信到州民政局和省民政厅，1987年，他成了全县第一个到昆明安假肢的人。

我们到王和光家时他不在家，妻子说他帮人犁田去了。站在王家的门前，我心里一直猜测着这个王和光会是个什么样的人。雨淅淅沥沥地下着，透过屋顶茅草挂下来的雨帘望出去，山峦罩在一片迷蒙之中。我们耐心地等着主人的归来。

远处有人骑马在一条山间小路上狂奔，“王和光来了”，随着马蹄声由小变

大，一个小伙子下马来站在我们面前，他浑身透湿。

当屋里的火塘火烧旺时，王和光挽起裤腿烘烤他的那只右腿，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假肢。穿着这条腿，他什么活都能干，骑马、犁田、盖房子，两天走120公里山路到境外贩狗来卖（那时的昆明狗市火得很），挣了钱讨了媳妇还生了两个孩子……

回到昆明后我曾给他寄去几本怎样识别名贵犬的书，买狗时要是能认出品种的好坏，他兴许能多赚些钱。

在陈正芳家的院子里，我们见到坐在门口抽烟的他。

一年前的那天，他到自家的山地去种

包谷，杂草长得太旺，用刀割，碰到一颗地雷，陈正芳的前胸、胳膊、双腿、面部、眼睛被炸伤，从县医院回来的他带回一张诊断书：“双眼地雷炸伤，眼球内异物存留”从那时候起，农活主要由妻子做，而他成天在家靠摸索着带孩子、做饭，“那块地我再也不敢去了。”

小儿子吃着我们带去的糖块，高兴地笑着，坐在一旁的陈正芳只能从咯咯的笑声听见儿子的模样。

今年19岁的伏安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去过昆明，芭蕉坪村离省城有五百多公里。一个多月前他被地雷炸断腿时，村里有人告诉他这回你要去昆明了，云南省假肢厂在昆明。

伏安发坐在门前，看着同龄人玩“俄罗斯方块”，静静的，一言不发。刚从医院回家的他截脚手术后伤口还很疼，医生说要等到半年后肌肉萎缩了才能装假肢。他的神情有些怪，好像无所谓似的，但我敢肯定是自己理解错了，他总不能对没有了一条腿无动于衷吧？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果真在云南省假肢厂见到了这个仍是一言不发的小伙子。

骆跃的小女儿骆卫是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寒假里她帮妈妈到包谷地烧草积肥，土烧热了，埋在地里的一颗手榴弹爆炸了，削掉了她的半个屁股，骆跃陪着女儿在医院一住就是四个月。出院回家没几天的骆卫着急，学校的课程全落下了，不知还能不能补得回来。

女孩子残疾了，这在当地就意味着很难找到一个好的婆家。这个村子的熊云美、陶兴艳是先后被炸断腿的女青年，几年前被山东、湖南人娶走了。难怪这两天我很少见到残疾的女人。

分手时，骆跃告诉我，他前几天在地里薅草时还排了两个地雷，平时种地总是免不了担惊受怕的。我回头看，骆卫低着头仍在翻弄她那些教科书。

天保办事处大园子村宋焕忠，宋自村父子俩是先后被炸断腿的，在县民政局的同志陪同下，我们走进这家的门。宋自村此时不在家，下地干活去了。

69岁的宋焕忠1985年5月在田间劳动时被境外飞来的炮弹击中，左大腿截肢，由于装的是条自己想办法做的膝盖不能弯曲的假肢，行走非常困难，什么农活都不能做，成天在家里带孙子。坐在灶前的宋焕忠从我们进屋就始终没挪动过。他



▲ 去找钢材的人们。



▲ 骆卫。



▲ 王和光。